

續

禮

記

集

說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六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深衣

陳氏澹曰朝衣祭衣喪衣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于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焉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之內曰中衣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玉藻謂深衣以帛裏布非禮鄭遂謂深衣專用布純采爲深衣純布爲麻衣有表爲中衣純素爲長衣鑿說也其實一深衣耳布帛皆

可爲有禮服則著于中無禮服則著于外純采純素
吉凶隨時而已按注疏多立名色殊屬附會郝掃而
空之極是唯謂深衣布帛皆可爲非也朝服用十五
升布深衣與朝服類其用布亦可知且玉藻謂深衣
以帛裏布非禮則深衣非用帛亦可知矣 又曰爲
文以言衣裳之制古今所少而文亦佳妙絕倫若在
後人動輒繪圖陋套可厭夫字畫以已三亥豕便易
致訛况繪圖乎此古人所以不爲也輯禮者摺拾深
衣投壺入記雖乏精深之致然可謂碎金蒼璧也
陸氏奎勳曰詳深衣之制而首言古者明是漢代之

書

姜氏兆錫曰深衣燕居之服陳注朝服祭服皆衣與
裳殊惟深衣不殊而被于體也深邃故名此篇蓋言
其制也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
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
元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有虞
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此吉
凶同也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深衣縗總以趨
喪此男女同也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

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毋音無見音現衽而審反又而鳩反要音霽

楊氏曰既合縫了又再覆縫合縫爲續衽覆爲鉤邊

王氏應麟曰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續

衽鉤邊者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卽爲

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于裳旁也鄭康

成注鉤邊若今曲裾文公晚年去曲裾之制而不用

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謂之古制可也江充

之衣曲裾謂之古制可乎此文公所以改司馬公之

說

萬氏斯大曰續連屬也衽衣衿也他禮服上衣下裳

不相連唯深衣則衣之下際與裳之上際相連屬故
曰續衽衣裳相續獨言衽者衽級于衣之左右舉衽
則全衣皆舉且裳十二片四片屬于左右衽既屬于
衽則并此屬衽之裳亦可為衽而全裳亦舉矣故言
續衽可以括衣裳相屬之義也鉤謂鉤針密縫之也
邊前後裳相合當掖下直垂處也他禮服之裳前三
幅後四幅不相合唯深衣之裳用布六幅解為十二
片四片屬于後衣四片屬于前衣四片屬于兩衽皆
縫合之但裳布半是正裁半是斜裁三幅正裁每片
兩頭各闊一尺
一寸去殺縫二寸淨得九寸三幅斜裁每片一頭狹
得五寸一頭闊得一尺七寸去殺縫二寸淨得狹頭

三寸闊頭一尺五寸取斜裁之一片合正裁之一片
 狹頭在要為一尺二寸闊頭在齊為二尺四寸正裁
 屬向中斜裁屬向邊左右合之要得二尺四寸齊得
 四尺八寸要按得七尺二寸齊總得一丈四尺四寸
 是謂齊 一旁是織幅一旁是翦口惟前後中縫皆值
 倍要 織幅旁屬者一是織幅一是翦口此須反覆縫之然
 不必鉤也唯腋下前後裳邊縱合處皆是翦口必反
 復縫之更密針鉤之乃得牢固故曰鉤邊黃先生曰
 續衽衣與裳相連屬之也鉤邊縫合其前後也深衣
 之所以得名如此

姚氏際恆曰衽衣襟也論語喪大記左衽左傳結衽
 檀弓雜記棺衽義取象衽皆是衽在要之右旁故下云要

縫半下玉藻云衽當旁是也禮服衣裳不相連衽不
必接續此言續衽是深衣之制如此但不可詳攷耳
鄭氏謂衽在裳旁連屬之不殊裳前後此本玉藻衽
當旁之文而彷彿爲說者孔氏謂衽爲深衣之裳下
濶上狹□□□孔說竟以衽爲裳幅非也徐伯魯□
□□□爲衽此傳其訛者也孔又曰前後左右皆
有衽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其說
尤支離又曰喪服前裳二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
連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續衽掩之
與相連無異此雖誤解衽義然謂一旁連之一旁不

連但掩之以其人身可著而云也陳氏集說引楊氏
說則以疏說爲亂而云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
名爲袷所謂續袷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連屬裳
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如其說則兩旁皆連人身
何以著入尤舛誤可咲鉤邊鄭孔謂若今曲裾鉤其
邊旁方性夫謂裳之邊曲以鉤束焉未詳孰是方說
勝蓋古衣裳亦有鉤不獨帶也慈湖謂其邊如鉤集說引楊氏謂
鉤爲覆縫朱仲晦謂別裁白布而鉤之若今之貼邊
吳幼清謂鉤縫徐伯魯謂猶今言鉤針皆俚甚要縫
半下與玉藻縫齊倍要同義蓋縫齊倍于要則要縫

止半于下齊耳是蓋交互言之也

陸氏奎勳曰以裳制言朱子云鈎邊猶今之貼邊別裁白布爲之續衽鈎邊正以鈎邊續于衽也

姜氏兆錫曰膚謂足膚也此先言其長短之制也

又曰此以下備卽其制而析言之也續猶屬也衽裳旁也凡衣前三幅後四幅其旁兩幅開而不屬惟深衣之裳用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下廣倍上而裳旁兩幅並屬連不開此續衽之制也鈎之者恐斜裁纒散也衣圖云旣合縫又再覆縫方便于著是合縫爲續衽覆縫爲鈎邊此鈎邊之制也要裳要也下齊一

丈四尺四寸而要縫七尺二寸僅半而已玉藻縫齊倍要是也此又要縫之制也

方氏苞曰短毋見膚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所謂短毋見膚歟續衽謂衣衽與裳相接續也朝祭之衣長而覆裳深衣取其弗費故裳與衣續若然者要縫半下以衡縫言之也惟衣裳相續乃有衡縫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

姚氏際恆曰以高下言則袼之高可以回轉其肘以長短言則袂之長自手又反詘之以及于肘玉藻云

袂可以回肘是也陳氏集說引劉氏說謂以人身爲度而不言尺寸者以人身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此說特精 又曰寫繫帶處描摹極工凡帶皆當無骨孔氏謂此下于朝祭之帶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按孔不善會玉藻文必以尺寸爲說不知人身八尺上三尺五寸下四尺五寸亦正是無骨處也謂深衣之帶稍緩于朝祭之帶則有之不可遂謂下于朝祭之帶如其說不成朝祭之帶厭脅深衣之帶厭髀乎

姜氏兆錫曰衣袖曰袂袖口當手處曰祛袖本當腋

下處曰裕方氏謂在脛故謂之裕也運猶轉也肘者
臂中曲節也反之言旋也回也詘折也裕可運肘自
其廣而言袂反詘及肘自其長而言也古者布幅廣
二尺二寸半裕之高下如之而人身自肩至肘約尺
二寸故可回肘此裕廣之制也袂長亦如幅廣之數
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又以袂幅屬于
衣幅二尺二寸是合長四尺五寸半去其殺縫約猶
四尺五寸也而人身自脊至肩約尺一寸又從肩至
肘從肘至手約其二尺四寸合長三尺五寸故其餘
尺許反詘之約可及肘此袂長之制也劉氏日記稱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及裕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爲度而不言尺寸者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餘詳見朱子家禮及衣圖 又曰髀髀骨脅脇骨也人身自帶以下四尺五寸而至藻紳制長三尺凡三分帶下而居其二故束帶下不可厭脅惟當其間無骨之處少爲近下而已此又束帶之制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圓圓同袷音規踝華

上聲齊音咨

敖氏繼公曰十二幅謂衣六幅裳六幅是也蓋衣身
 二幅左右袂各二幅是謂衣之六幅裳以六幅布交
 裂裁之為十二片其實止六幅也衣裳各六幅象一
 歲之六陰六陽也

萬氏斯大曰裕當腋下縫合處黃先生曰從此而員
 之為袂從此而削之為要故須量度肘之出入以為
 高下是也制十有二幅者衣六幅裳六幅也衣之六
 幅則以二幅為衣身長二尺二寸

當腋處裁入下二
 為要旁屬袂

幅為袂長與衣同一幅交解為左右袷又以一幅中
 分繼續袂口為揜覆

裳見

袂圓應規者袂屬于衣從

腋下量肘之出入裁入而漸遠之至于袂末仍得二尺二寸服時左右袂相合而圓玉藻祛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縫者也曲袷如矩者衣開脰孔以袷二寸加之其兩端斜綴于兩袷兩袷交掩其袷自方

姚氏際恆曰十有二幅兼衣六幅裳六幅而言非裳之六幅又分爲六幅之謂也前儒駁鄭是袷交領也裁領用方曲尺故曰如矩以應方也

姜氏兆錫曰此結上文以申篇首規矩繩權衡之義也袷廣二尺二寸從袷漸圓殺以至袂廣纔尺二寸故其圓如規也袷交領也衣領相交其圓曲而其方

則如矩卽下文所謂抱方也負繩謂縫也踝足跟也
下齊裳未緝處也衣背縫及裳縫下至于踝其直如
負乎繩而裳末又平如權衡也餘見上文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
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
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
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
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姚氏際恆曰政正同擯相卽明上爲文之義治軍旅
卽明上爲武之義曰擯相則非主朝祭曰治軍旅則

一非臨戰陣推大深衣之用而不涉于虛可謂善于立言者

朱氏軾曰按三以字與三取字相應資之于彼爲取用之于此爲以取其無私而直平者以正容宅中制事定志凡持已待人莫不如是註分範物律已未當爲容就一身容貌言故曰行曰舉手猶論語所謂動容貌也 又曰深衣又名中衣古人朝祭服必先著深衣于內故曰可以文可以武

姜氏兆錫曰又卽規矩繩權衡而極言其義也容之言儀所以中規者欲行者舉手揖讓爲容儀也政按

易當爲敬字之譌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也陳氏謂
行己以義則方正人以政則直志譬則權心譬則衡
也謂之五法者馬氏謂五物極至而可爲法于天下
也 又曰下卽規矩繩權衡而約言其義又總其志
而贊之也方氏曰衣服之用端冕可文而不可武介
冑可武而不可文乃端冕之餘燕則深衣可文介冑
之餘燕則深衣可武文雖不以親朝祭而可贊禮武
雖不以臨戰陣而可運籌此其用可謂宏矣制有五
法不亦完乎質布色白又何費乎故衣服之善以朝
祭爲上而深衣卽次也

方氏苞曰負繩以示直躬乃人道之正也抱方示義以方抱義而處矩不可踰也擯相禮服治軍旅戎服無著深衣以蒞之之禮深衣蓋著于戎服禮服之內者故無施而不可也古人夕深衣蓋無外事不與眾接乃弛其上服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大音泰緣悅絹反廣古曠反純音準

朱子曰深衣裁用細白布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爲寸衣二幅不裁其長過脅下屬于裳用布二幅中屈而下垂之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每幅之下屬

裳三幅裳交解十二幅上屬于衣其長及疏用衣布
六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
狹頭向上而聯其縫以屬于衣每三幅屬衣一幅圓
袂用布二幅各中屈之如衣之長屬于衣之左右而
縫合其下以爲袂其本之廣如衣之長而漸圓殺之
至袂口則其徑一尺二寸方領兩衿相掩衽在腋下
則兩領之會自方曲裾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
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內旁大
半之下令漸如魚腹向內而緝之相沓綴于裳上之
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

在內衣裳皆緣緣用黑縮具父母以青具大父母以
續領表裏各二寸裳下及邊表裏各一寸半皆就布
緣袂口表裏各一寸半布外接出大帶帶用白縮廣
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于前再繚之而爲兩耳
及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縮緣其紳之兩旁及下
表裏各半寸如緣之色復以五綵緣廣三寸約其相
結處長與紳齊

姚氏際恆曰袖口曰袂裳下曰緣衣旁曰邊其純皆
寸半也

陸氏奎勳曰鄭呂二說皆未安記者釋純之爲義乃

緣袖口之謂也袂緣二字當讀斷又言衣裳之邊用純而總承以廣各寸半也

姜氏兆錫曰衣緣曰純通領緣袂緣邊緣而言也繪五采文也此言純之色也 又曰重言純者上言純之色下言純之數也純緣有三而袂緣邊緣廣各寸半明與領緣異矣玉藻云袷二寸是領緣之類也袖口緣爲袂緣衣旁及其下緣爲純邊按深衣制同而名異者四有用白布爲之純以纁若青曰深衣純以素曰長衣純以布曰麻衣用練爲之純以纁曰練衣長衣以下著在服內又曰中衣凡卿大夫士之祭服

長衣爲中衣衰服則以麻衣練衣爲中衣也

方氏苞曰純卽緣也緣字疑衍曰純邊則包裹下齊
呂氏列爲三事恐未安

投壺

司馬氏光曰投壺細事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
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君子
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
夫審度于此而取中于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疏惰慢
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
失二成功盡棄戒懼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

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
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可彷彿也

王氏應麟曰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矢旣張四侯且
良決拾有常旣順乃讓乃揖乃讓乃墜其堂乃節其
行旣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旣獲卒
奠此命射之辭也

陳氏澹曰此爲大夫士投壺之禮然左傳載晉侯與
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此篇于別錄屬吉禮皇氏曰與
射爲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按周禮五禮之

說原非確義今觀諸家于投壺一事紛無定說若此亦其一徵矣 又曰投壺是射之餘法盛于春秋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此篇亦周人作故云奏狸首與大射禮等而後載魯薛之令與其鼓譜也獨詳魯薛疑魯士爲之其文類儀禮敘法然更簡約且饒古趣記中小品也

陸氏奎勳曰其體與儀禮相肖可信爲周之逸禮今載于大戴記文小有異同余謂戒令之辭擊鼓之節薛與魯並傳則禮樂猶有可觀者而國風獨不及薛其故殊不可解

姜氏兆錫曰投壺蓋燕而因以爲樂之禮大戴禮亦
有此篇而文小異也陳注此是大夫士投壺之禮而
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
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旣賜矣
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
賓曰某旣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
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姚氏際恆曰枉哨鄭氏謂不正貌皆非也矢宜直枉
者不直非不正也哨說文口不容也謙言壺口小不

能容矢之意若謂壺不正壺乃範金所成安有不正者何必爲之謙乎諸家因以爲口不正皆踵鄭之誤而附會其說也

大戴記哨作峭非

樂賓音洛以樂音岳投壺

有弦歌擊鼓故各以其重者言之

姜氏兆錫曰中者盛算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歧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皆刻木爲之上有圓圈以盛算大夫以兕士以鹿也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蓋謙辭樂賓謂與賓爲歡樂也既賜謂既受賜也

方氏苞曰疏仍以樂賓爲義音義以樂或音岳是也

即指下命弦者奏狸首及鼓節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姚氏際恆曰拜受受命也拜送送矢也曰辟贊者告主人及賓之辭也

姜氏兆錫曰拜受謂將受矢而拜也般還辟之容也曰辟則告之使其不敢當也 又曰即就也兩楹間投壺之地筵投壺之席位阼階之位也蓋主人拜送矢訖贊者因持矢授主人而主人于阼階受而送之于是主人進就兩楹間以視投壺之處復反位西

向揖賓以就南向之席也

方氏苞曰不言賓所立者主人阼在階則賓在西階可知賓先言受後言辟倒文也其實先還辟而後拜受也據文義主人阼階上拜送二句應在前而倒之者以下節已拜受矢若承賓再拜受之後則終受者賓也主人初奉矢賓主交拜時已授贊者矣故于此復云受矢贊者授矢于賓主人於阼階拜送已拜乃自受矢于贊者已拜句斷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旣行請爲

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
如之度徒洛反比毗志反飲去聲大戴無以二
矢半四句首作請于賓曰投壺之令曰

姚氏舜牧曰投壺與射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
馬若將所執八算立一馬則止七算在手立二馬則
止六算在手萬一賓主皆中止釋六算乎愚以算自
是算馬自是馬

姚氏際恆曰言八算以見八矢賓主各四矢也 又
曰順投自然而投比投比方而投比投則可爲弊故
不釋順投則釋可知比投則不爲入可知互見妙馬
卽算記入曰算記勝之算曰馬

姜氏兆錫曰度猶量也司射于西階上執壺之處受壺因來筵前量度而置于壺筵之南也閒猶空也投壺有二日中則于室日晚則于堂大晚則于庭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七扶者二尺八寸九扶者三尺六寸壺則不計矢之長短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位西階之位也度壺畢反位取中以進而設之也算卽馬也始釋曰算旣立曰馬賓主各四矢算如其數乃于中西東面執算而起以告于賓主也又曰順投以下八句告賓之辭也比頻也釋釋算

也凡投壺以矢本八者爲順乃名爲入又賓主要更
投而不可比投若不順而比皆不名爲入而不爲釋
算或言入或言釋互文也正爵所謂正禮之爵也既
行謂飲不勝者已致其罰矣改算名馬者威武之意
也凡投壺與射皆三番而止勝則立馬以表勝禮以
三馬爲成若勝耦未頻得三而止得二卽徹取劣耦
之一以從勝耦而爲三凡此三馬已立因又酌酒於
此多馬者以致其慶也此皆告賓之詞其告主人亦
然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姚氏際恆曰儀禮大射奏狸首此亦同蓋皆諸侯而言也狸首卽狸首之詩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間間歌一歌一奏也閒若一陸農師謂或間亦或一是也

姜氏兆錫曰此司射命奏樂章以爲節也弦者瑟工也狸首詩篇名今亡閒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閒其節均平如一也大師樂官之長命卑而對尊禮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爲賓

黨于右主黨于左

拾音涉

陳氏澹曰主賓席皆南鄉主居左賓居右

姚氏際恆曰賓黨于右主黨于左則司射在中賓黨勝釋于右主黨勝釋于左可知

姜氏兆錫曰此正言投壺與釋算之禮也左右賓主左右也拾更坐跪也主賓席皆向南主居左賓居右司射東面而立左右告以矢具請更迭而投于是有投入者司射乃跪而釋一算于地也 又曰此承上言釋算之位也于右在司射之前稍南于左在司射之前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爲右北爲左與上下文左右以東西言者不同也賓黨于右卽儀禮所謂上射于右主黨于左卽所謂下射于左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
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奇則曰奇

鈞則曰左右鈞

數色主反純音全奇居衣反大戴作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

朱子曰孔疏勝于儀禮賈疏然恐是九算則曰四純

一奇

姚氏際恆曰一純以取每一純則別而取之遂以奇
算告如九算則曰九奇不論四純而一奇也 又曰
此比大射鄉射禮之文皆簡而增遂以奇算告一句
此一句承一算爲奇來曰某賢以下其義另起統言
告純奇鈞之辭也

姜氏兆錫曰此司射告賓主之辭及其數算之法也
卒終也左謂主右謂賓此始告賓主之詞也二算合
爲一純純全也取謂于地上取之也算不滿純爲奇
奇猶隻也以奇算告謂執其餘算以告也此數算之
法也曰告詞也賢猶勝也某賢于某或左賢于右或
右賢于左也若干純者若偶數則數以純十算直云
五純也否則爲奇如九算則云四純有奇也鈞等也
左右鈞則無賢否此終以算告賓主之詞也

方氏苞曰一算爲奇奇偶之奇也遂以奇算告奇零
之奇也假令餘算九當云四純一奇疏云九奇似未

安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姚氏際恆曰敬養盡禮之辭孔氏謂敬以此觴而養不能其辭不當倨傲若此

姜氏兆錫曰此行罰爵之禮也酌者勝黨之弟子也命則司射命之酌者既諾乃于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解升酌坐而奠于豐上也灌猶飲也其不勝而當飲者跪取奉飲而曰賜灌蓋服善而爲尊敬之辭而其勝者亦跪而曰敬養則雖行罰爵而猶尊敬以答之

也

正爵旣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
曰三馬旣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旣行請徹馬
姚氏際恆曰前卒投謂一番畢也此立馬謂通計三
番畢也

姜氏兆錫曰此行慶爵之禮也直當也司射請爲勝
者立馬其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而一馬從二馬以
助勝者而爲樂也三馬旣備請慶多馬此司射請辭
由是正爵旣畢司射卽請徹去其馬而飲無算爵也
鄭氏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子弟無豐

方氏苞曰罰爵慶爵並稱正者對無算爵而言也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
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
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尺半矢
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姜氏兆錫曰坐謂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算也
籌卽矢也謂矢爲籌蓋以度壺而名扶爲膚者側手
四指爲膚廣四寸也呂氏曰柘棘心實其材堅重也
毋去其皮質而已此申言壺矢之屬之制也

魯令弟子辭曰毋幪毋敖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

常勸薛令弟子辭曰毋憚毋敖毋僭立毋踰言若是者
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
皆屬主黨

姚氏際恆曰憚慢意注疏謂亦傲也非郝仲輿謂作
呼戒呼號也似武斷且與踰言意亦複 又曰古人
襟記文字或斷或連初不整齊正以錯落見妙鄭氏
以此節移置于薛令弟子之下不必從

陸氏奎勳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今從石梁王氏
移于薛令弟子之下集說補正云此記句主人奉矢
至請徹馬十節投壺之禮已畢後又記算籌之數壺

矢之制又記魯薛令弟子詞及擊鼓全半之節又記屬賓黨主黨之人所以補前經文之未及猶儀禮正經後之記也本不相連無容移置又云樂人卽擊鼓與弦歌者集說從鄭注謂國子能爲樂者亦非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命弟子之詞也弟子謂賓黨主黨之年弱者以其投壺時立于堂下或相褻狎故戒令之蓋魯薛意同而文小異也懽亦傲也借不正也踰他及也常爵謂常行之罰爵也浮謂罰爵之滿而浮也 又曰庭長卽司正樂人國子之能爲樂者也長樂陳氏曰主人以仁接賓而賓以義成之則樂人

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
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
也故屬賓黨愚按賓黨主黨皆有弟子故魯薛令之
如此則立者乃謂賓黨之童子而使者即主黨之冠
也蓋互文與

方氏苞曰幟當作呼音同而譌也投者及旁觀者多
喜喧呼以助其勢勝者或色傲故用爲戒也令弟子
者不敢言戒賓眾而借主黨之童子以爲辭也

鼓 ○ □ ○ ○ □ □ ○ ○ □ □ ○ ○ □ □ ○ ○ □ □

魯鼓 ○ □ ○ ○ □ □ ○ ○ □ □ ○ ○ □ □ ○ ○ □ □

○○□□○半○○□○○○○○薛鼓取半以下爲
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姚氏際恆曰鄭氏以此射禮爲燕禮非也此所謂射
卽通大射鄉射以言之大射鄉射旣皆歌詩自皆擊
鼓又篇中多同大射鄉射禮文何獨此射謂燕射乎
鄉射命大師此命弦者皆降一等卽此用全用半之
義也鄭于上弦者謂鼓瑟旣準鄉射用瑟而云何獨
于此射又謂非鄉射乎又大射鄉射皆有賓有燕不
必別立燕射諸名說見射圖鄭因投壺燕飲遂附會此射
爲燕射訛而又訛者也因思大射無鼓譜而此則有

□○○□○○半○○□○○□○○○○○○□○

姚氏際恆曰此以魯薛鼓譜之別者附于末

姜氏兆錫曰其用全用半亦前圖之例也兼存二圖者存疑也疏曰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而圖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也愚按圖首一鼓字總詞也其前圖則先圖而以魯鼓薛鼓識之其後圖則先列魯鼓薛鼓而因以圖實之者互文也

儒行

王氏應麟曰儒行言自立者二特立者一特立獨行者一人所以參天地者其要正在此如有所立率爾

顏子言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姚氏際恆曰戰國之時墨子常非儒故後之儒士作
爲此篇以尊儒而名儒行然依倣莊子田子方篇魯
哀公與莊子論儒服之說爲發端實原本于老莊之
意宜其篇中所言輕世肆志迂闊跛僻鮮有合于聖
人之道也夫莊子非哀公之世所言寓言十九此亦
甚明安可本之爲說輯禮者但以其名尊儒而收之
豈不誤與呂與叔謂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
之風疑其非孔子之言是已然又謂其言不合于義
理者殊寡噫彼亦未知義理爲何若耳今卽借其言

將篇中不合于義理者詳悉其下若其分列條目雜亂填湊辭旨淺陋以及重複牴牾又其餘也

陸氏奎勳曰呂氏李氏皆謂非孔子言細按之亦無疵語惟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寬裕者仁之作孫接者仁之能不似聖言之渾成曲當然戴記中表記緇衣之屬孰非漢儒所推行者何獨于儒行而疑之

姜氏兆錫曰此篇亦見家語其首有孔子在衛以下凡十八句後無孔子至舍二句篇中亦小有同異而篇名謂之儒行解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
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
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與平聲少詩短反
上衣去聲長丁丈
反上冠
去聲

孔氏穎達曰案曲禮云去國三世惟與之日從新國
之法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
生梁紇梁紇生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
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立爲制法之主故孔子于
人所行之事多殷禮不與尋常同也

姚氏際恆曰莊子曰子方篇曰莊子見魯哀公哀公

曰魯多儒行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
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圍
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
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于中國曰無此道而爲
此服者其罪死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于公門公卽召而問之以國
事干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
何謂多乎按此本屬莊子寓言其說雖若尊孔子然
實所以譏儒而不知譏儒卽所以譏孔子也今記者

欲言儒行而依倣其說以爲發端失其義矣其謂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卽君子有其道未必爲其服之說也篇末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卽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之說也且據其意作哀公之問以疑孔子孔子之答以譏哀公

注疏

若是則君臣交

失又不若作莊子論孔子之爲當也 又曰逢縫同

逢掖卽莊子縫衣蓋以兩幅布合縫其掖使肘掖之所寬大也鄭氏曰逢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非是孔子引詩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謂蓬爲盛大貌以證逢之爲大按蓬字從艸蓬蓬草盛貌亦非草大貌

不可以蓬爲大況可以蓬作蓬爲大乎彼意以蓬爲
大者謂儒服必大掖耳然安知縫掖之非卽太掖耶
又曰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亦本莊子宋人資章甫
適越然章甫果爲殷冠孔子必不以周人而冠殷冠
也又孔子解黨人稱博學必不自矜博學此皆不合
義理之言

朱氏軾曰按學則博而無方服則隨其所處之方而
已儒之所以異于人者學耳服無論焉故曰不知
姜氏兆錫曰蓬猶大也鄭謂大袂禪衣疏謂肘掖之
所寬大也章甫緇布冠名郊特牲章甫殷道也應氏

曰儒行始於周官儒以道得民下世則不充其道徒以服而已哀公以孔子被服威儀與俗不同故問之而孔子不以自居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姚氏際恆曰夙夜強學豈爲待問懷忠信豈爲待舉力行豈爲待取而自立總非爲有待此皆不合義理之言

姜氏兆錫曰遠粹物事更代也僕謂擴相也久則僕
倦當更而言詳猶未得盡于是公命設席使之坐侍
而言也 又曰待聘自貴而待賈也待問待舉待取
皆可貴之竇晏氏曰待聘待問二者有師道待舉待
取二者有臣道先聘問後舉取所謂學焉而後臣之
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
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
如此者

易以鼓反下
同粥音燭

吳氏澄曰則謂守法不踰閑也于事之大者如有所

畏而不敢爲于事之小者如有所恥而不肯爲

姚氏際恆曰中字費解如慢如僞不合義理之言如
威如愧無所指亦難明難進易退無與容貌皆填湊
朱氏軾曰張子解如慢如僞最當祿之以天下弗顧
實不屑顧也故曰如慢飲食餽遺再辭而後受非不
受也而必以讓爲儀故曰如僞則節也大讓乃大節
所關小讓則應酬小節也如威儀者毅然辭之詞義
嚴正若示人以威使之不敢再進如愧者雖將受而
先不受若歉愧不敢當此盛禮也惟如威故如慢唯
如愧故如僞

姜氏兆錫曰中猶正也論語正其衣冠是也方氏曰
衣在身冠在首皆正于禮心所動事所作皆慎其德
大讓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敬小讓以致曲故如僞而
不誠大則不可犯故如威小則不可放故如愧三揖
而後進爲難一辭而遂退爲易粥粥者柔弱之狀

方氏苞曰傳記所稱有高冠長佩以自異者有短衣
厲飾以自雄者儒者則循理隨俗而不使見者怪詫
所謂中也大讓如慢如不受爵祿君大夫請見而謝
不可之類小讓如僞如每飯必先告飽待侑然後加
投壺之禮賓必再辭之類蒞大事則方嚴肅厲故如

威臨小事則畏抑謙下故如愧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姚氏際恆曰難字費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意謂行不由徑也險易包遠近遲捷言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意謂居無求安也鄭氏釋不爭爲遠闕訟欲合備豫之意不知据謂不爭陰陽之和爲冬不爭溫夏不爭涼此溫涼自求便適之事何必與人爭而且闕訟耶諸家循此解皆以不爭爲不與人爭不可通且以陰

陽之和爲冬溫夏涼亦非也冬溫夏涼乃陰陽之戾
非陰陽之和矣陰陽之和卽是冬寒夏熱若冬必避
寒求熱夏必避熱求涼便爲與陰陽之和爭也恭敬
言行道塗居止皆不必定屬備豫愛其死以有待似
游俠語此不合義理之言

陸氏奎勳曰家農師云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
難于義通矣然難字實莊字之訛

姜氏兆錫曰齊難齊莊謹戒之意難猶書所謂其難
也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居處齊難坐起恭敬
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也敬

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已
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恕也唯敬與恕則忿懲欲窒身
立德充可以當變而不避任重而不辭備豫之至也
劉氏曰有待有爲者不爭小近以害遠大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
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
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
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積子賜反易以
豉反畜許六反

見賢遍反立義家語作
仁義近人下有情字

彭氏曰難得指未仕時易祿難畜指既仕時

黃氏乾行曰寶忠信存心也立義行已也多文學問也

姚氏際恆曰忠信立義多文皆無與近人難得難畜尤與人反

姜氏兆錫曰家語立作仁人下有情字忠信立義多文皆言德行道藝之可尙而無躁進競祿之心也故歷稱其時而見義而合勞而食以見不苟異而近人情之實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呂氏曰儒者之自以爲德而進應世以義趙孟之所貴趙

孟能賤之我之所自貴者人不得而奪也雖曰自貴以義合以勞食未始遠于人而自異也方氏曰眾人之近人也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不以義而儒者近人則異是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淹依廣反樂五孝反奸呼報反

沮左呂反更平聲鷙音至攫俱縛反斷直卯反勇者家語作其勇

姚氏舜牧曰委是出入之恣淹是浸灌之深

姚氏際恆曰不程勇力孔氏曰此實往不悔來不豫不

斷威不習謀亦與好謀而成反皆不合義理之言特立與上自

立複

陸氏奎勳曰即夫子不與暴虎馮河之意而子夏所

為折服勇士也舊說惟晏氏得之又曰謂不窮究

之也即止謗莫如自修之意

姜氏兆錫曰淹浸漬也劫脇奪也沮恐怖也蟲者鳥

獸之通稱程絜量也言不為利回不為害怵其義守

非勇力者所得劫也動則當然故不致悔機可應變

故不必豫過言出于已不憚改故不貳于過流言出

于人不尤人故不極其情不斷者威不可挫不習者
謀不待試也

方氏苞曰人于嗜慾暫或自閑久與爲緣不能復持
故必淹之以樂好然後可以察所安也不程勇力此
謂儒者見義必爲非謂其材勇之過人也如赴君父
之難豈可程勇量力而後進哉儒者之行身一安于
義命故雖遭危困而往事一無可悔來者不豫素位
而行無入而不可以自得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
辱也其居處不滯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

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數所具反

王氏應麟曰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諛之人至矣而曾子不當三數子夏矣以是爲剛毅焉得剛故程子謂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

姚氏舜牧曰彼以美情來若將親我者然而其意實主于劫彼以好禮來若將近我者然而其意實主于迫唯儒者堅持道義而潛燭其情于親近之中故彼雖以親我近我來我但自守不因而與親與近何至受其劫與迫如孔子之處陽貨是已

姚氏際恆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不合義理

之言

呂氏唯謂此為不合于義理

又居處複上

姜氏兆錫曰儒者自勝于義而已可親可近可殺受之以義也不可劫不可迫不可辱辭之以非義也淫者侈溢之狀溲者濃厚之形呂氏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一句尙氣好勝之言于義未合儒者見義必爲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雖怨詈且受之況面數乎愚按呂說甚正恐不應假託聖言其粗悖如此此蓋言其自治之勇但有幾微不自覺之失而無大過受人指摘者與

大過可面數者叢積之象若儒者則義勝欲者本文恐當以是觀之

方氏苞曰眾人之情親之則可劫以非義以內無操持也近之則可迫而狎焉以外無廉隅也儒者以義理自防故免此李光坡曰微辨細核也面數明指也其過失之小僅可細核無可明指所以謂之剛毅者非不屈于欲無由寡過如斯所謂自勝者強也諸解似失之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姚氏際恆曰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抱義而
處並與上忠信以爲寶立義以爲土地複忠信仁義
前後多複一節內二義字又複自立與上自立及時
立並複

姜氏兆錫曰鄭氏曰甲鎧也冑兜鍪也干小楯櫓大
楯也呂氏曰不欺于人人亦莫之欺不侮于人人亦
莫之侮此忠信禮義猶甲冑干櫓之可捍患也行則
尊仁居則守義雖暴政加之不變自信者篤也按此
與首章自立五章特立十三章特立獨行文皆相似
竊謂首章以道之待用言此章以德之禦變言五章

以品之有守言十三章以養之能充言意亦大同小異深體味之可見

方氏苞曰甲冑干櫓皆所以自衛而非求勝于人也忠信者周身之防禮義者應物之節故義各有取暴政如楚王伐胥靡申公竇太后使轅固生刺豕之類獨舉暴政以處此極難若橫逆之加則唯三自反而已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筆門圭竈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

有如此者

堵音賭華音必竈音豆又音史甕焉貢反牖音酉

陳氏澹曰道合則就卽信之而無疑無患失之心也
不合則去卽安之而無詔無患得之心也

姚氏際恆曰一畝之宮以下數句皆掇拾莊子左傳
中語然彼是言隱也與仕正反雖有爲貧而爲小官
者然貧至是又何爲貧之有故知上六句爲掇拾混
拈也

姜氏兆錫曰其仕家語作爲仕徑一步長百步爲畝
此蓋謂宮牆四方皆十步也方丈爲堵環之言圍此
謂四面各一堵也筆門謂以竹織爲門也圭竈謂穿
墻爲穴狀如圭也蓬戶謂編蓬爲戶甕牖謂牖圓如

甕一云以敗糲口爲之也易更也謂不人人有衣而合家迭著一衣不日日得食而數日并食一食也答如禮人不答之答道合則就不合則去也

方氏苞曰急于求進者多以疑事嘗試于君君子無苟得之心故咨以計謀不敢以理所未信者陳也委以職事不敢以材所不宜任也或曰旣見答則正言不諱不敢以身家之私患自疑慮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

新唐書身議卷九十六
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姚氏際恆曰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一句只爲合下憂
思意故作此耳與上義卻不貫

姜氏兆錫曰楷式也弗援不引以升也弗推不舉以
進也危傷也雖傷之者至而志有必伸民有不忍忘
也所謂守身之道救世之心並行而不悖者與

方氏苞曰雖與今人居不敢同流合污必以古人自
處之道與己所行相稽考危起居謂繫纍囚奴流放
起居不得自由而安之若素困而不失其所享是謂
竟信其志也身之危若此而猶不忘百姓之病蓋所

憂者大所患者遠也讒諂之民比黨以危君子則患必及民而憂在君國故志終不奪此古人與稽後世爲楷之實德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搖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行下孟反上時掌反家語無幽居二句

孔氏穎達曰不淫雖復隱處常自脩整不傾邪也不困謂身通達于君既在其位必行其政使德位相稱不爲困敝也禮以體別爲理入用之常患于貴賤有隔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云

以和爲貴見人忠信則美之見人和柔則法之見賢思濟是慕賢也汎愛一切是容眾也

陳氏澹曰博學不窮温故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賢人可久之德也幽居不搖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于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忠信爲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優游爲法賢雖在所當慕眾亦不可不容汎愛眾而親仁亦是意也

徐氏師曾曰博學二句以修己言幽居一句以處世言禮之以和三句以立體言慕賢一句以待人言此儒者寬大長裕之行也

姚氏際恆曰毀方瓦合全是鄉原本領不合義理之言

姜氏兆錫曰家語作禮必以和優游以法較明博學不窮篤行不倦此以知行而言其學也幽居不滯上通不困此以窮達而言其道也禮之體嚴而用和忠信禮之質優游用之和此以身心而言其德也愛眾而親仁體方用圓此以物我而言其行也四者皆寬裕之象或疑毀方句似非聖人之言然按陶瓦始圓後方毀圓爲方合方而圓蓋涵容中未嘗無分辨也此豈亦傷于寬裕之過者哉

方氏苞曰學不足以應上之求則上通而困矣非達不離道之謂以者用也猶死生以之之以守禮者多不能和君子則禮之用而能以和爲貴忠信者多直遂而不能優游君子則忠信爲美而又能以優游爲法瓦形正方以微倨故可規而爲圓而體之方自若也儒者內方以自守外微曲以和眾類此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辟同避家語程功積事下有不求厚祿句君得其志下有民賴其德句

徐氏師曾曰唯程算其平日之功積累其平日之善

推以爲賢而進達之于上也又能下不望報于所舉之人而忘其德我上不求利于所事之君而但欲利國夫舉賢援能始終一于至公如此非區區薦人者所可及也

姜氏兆錫曰稱猶舉也內稱外舉見春秋傳家語積事下多不求厚祿之句其志下多民賴其德句較明疏云君得其志謂輔其君使志得遂也應氏曰不望其報謂上不求報于國下不求報于人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難乃日反家語

節無此

徐氏師曾曰聞善相告見善相示欲其進德脩業以爲任舉之地居常有爵位相先之義處變有患難相死之心以堅任舉之節

姚氏際恆曰爵位相先與久相待爵位乃朝廷之物恐不可以意爲如此也患難相死是游俠語皆不合義理之言正舉與上舉賢援能複

姜氏兆錫曰家語全無此條呂氏曰舉賢援能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則專以待友而已同其好惡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同其憂樂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

彼雖濡滯必待之同升彼雖疏遠必致之同進此其重于待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

方氏苞曰友以輔仁故必欲其自強于善一與己同見親于聞示切于告其平居相砥礪如此則爵祿相先患難相死自有不能已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齷而翹之又弗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澡音早粗七奴反
行下孟反又如字

姚氏舜牧曰靜而正所謂唯大人格君心之非也故

上弗知處而翹所謂務引其君子當道者故又不益
爲恥自高惡用臨深不貴多安事加少世治可進或
自輕焉其誰重之世亂可退而或自沮焉其誰與易
人皆附同然其中有不可苟合者弗與也人皆惡異
然其中有不可輕訾者弗非也是皆非俗儒所能也
徐氏師曾曰前言特立自守之義居多此加獨行達
道之義居多 又曰世治則德常見重而人不我輕
世亂則德周于身而邪不能沮也

姚氏際恆曰澡身而浴德本莊子澡雪而精神疏淪
而心爲說同弗與異弗非作者之意所以特立獨行

諸家曲解之非同弗與豈得爲君子異弗非則爲鄉
原矣不合義理之言特立獨行與上特立及兩自立
並複

姜氏兆錫曰家語作上下弗知麤作默義微別翹與
招其君之招同舉也呂氏曰唯大人能格君心之非
已不正未有能正人者故澡身浴德以正己也陳言
而伏入告嘉謀而順於外也方氏曰靜而正之隱圖
之也麤而翹之明告之也正之或不得然後翹之然
亦緩而不急爲也行不必臨深相形然後顯其高文
不必加少相益然後成其多德見重故不輕志常貞

故不沮與所可與不必同乎已也非所可非不必異乎已也應氏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于武王亂不退沮若孔子厯聘于諸侯

方氏苞曰靜而正之謂格君心之非止邪于未形故君不知廢而翹之又急爲者務潛移默化而不急以口舌爭也以眾人之卑下自矜行誼之高臨深以爲高也以眾人之寡陋自騁學問之博加少以爲多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尙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

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近去聲鑑劍其反家語砥厲廉隅句在強毅上

鄭氏康成曰博學以知服不用已之知勝于先世賢知之所言也

陳氏澹曰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博學知服卽博文約禮之謂

姚氏際恆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本莊子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爲說此言安可以對君強毅亦非與人之道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此巢許石隱之流此節與上席珍特聘一節之義全相牴牾

陸氏奎勳曰孔疏謂知服畏先代賢人甚謬陳氏集

說云博學而知力行之要訓釋當矣乃或引藍田呂氏草廬吳氏之說欲于博學以知句絕而以服近文章爲句是烏可通

姜氏兆錫曰服猶行也博學知服博以文約以禮也近文章砥厲廉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十案爲銖八兩爲鎰言視之輕也規規度爲作爲也起結各二句爲綱中四句爲目慎靜強毅皆謹嚴之意尙寬與人則自其和平者言博學近文章皆廣大之意知服砥厲廉隅則自其切近者言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

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

友有如此者

樂音洛下行並去聲家語无其行本方立五字

鄭氏康成曰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

吳氏澄曰義所以方外以方爲本而立其義朋友以義合者也

陳氏澹曰並立爵位相等也相下以爵位相讓而已處其下也

姚氏際恆曰吳幼清曰按韓文其行屬上句

姜氏兆錫曰合志以所向言營道以所習言方猶術

新編詩集卷之六
也並立謂位相等久不相見謂地相隔本方者處得
正立義者行得宜同卽同方同術之同不同而退則
其非苟同益明矣

方氏苞曰方所向也故于志言之術路也故于道言之志分善利專于善故所向之方同道有小大取其大故所由之路同聞流言不信其行韓子弭此以不信其行爲句按之文義亦安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芬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

皆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孫興遜同施去聲案儒者今文作儒

孔氏穎達曰此明聖人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仁者之儒先從溫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以敬慎爲地地所以居止萬物儒者之動作必以寬裕遜辭接物是仁儒之技能禮儀摶節是仁儒之外貌言語談說是仁儒之文章歌舞喜樂是仁儒之和悅散蓄積而賑貧窮是仁儒之恩施也儒者既兼有此行猶不敢自謂已任其尊敬于物卑讓于人有此行也此謂聖人之儒但聖人理極不可爲名仁亞于聖故假仁言之

姚氏際恆曰仁不本于溫良開口便錯其下悉牽強
填湊不悉辨以猶且不敢言仁一句合下尊讓意無
謂鄭氏謂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爲此言
者以其言仁故也不知上已有戴仁而行句又將作
何分別乎

朱氏軾曰存之則爲本行之則爲地地猶道也道者
人所共由爲仁而不敬慎猶欲行而不由道路也
姜氏兆錫曰本謂根本也地猶質地也作發舒之意
能動著之象四者自內達外其序如此下四者則遞
就其見干事者言之也仁包四德兼百行故終以仁

而樂故不隕穫富而上人故不充詘也恩辱累係閔
病也此專言不爲貧困而干上也命謂自命方氏曰
無儒者之行爲儒者之服無實盜名故命儒也妄而
常爲人所詬病也 又曰館卽舍也館之謂公就其
館而見之也按家語篇首公以幣迎孔子於衛旣至
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待公問而孔子
對之如此篇末因結云公旣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
加敬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矣蓋家語遞叙其始
終而此總叙其始終于末也舊謂旣至舍而又稱館
之者具食以致養具官以治事也失之也敬爲義誤

文也下無曰字脫文也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行也
蓋戰國時豪上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旨
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
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謂哀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
故多自夸大以搖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愚按篇
中述聖人之言詞氣多過蓋記者之失也如程朱語
錄其門弟子言人人殊失其語意蓋多矣此亦其類
也

方氏苞曰充者旣得而自滿也詘者患失而氣餒也
莊子所謂操之則慄春秋傳載程鄭求降階而然明

以爲將死而憂是也哀公館之觀此則疏謂哀公就
見孔子而命席誤矣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六

續禮記集說

卷九十六

儀行

樂

浙江書局刊

鮑家瑞校

吳士鎧校

丁立誠校